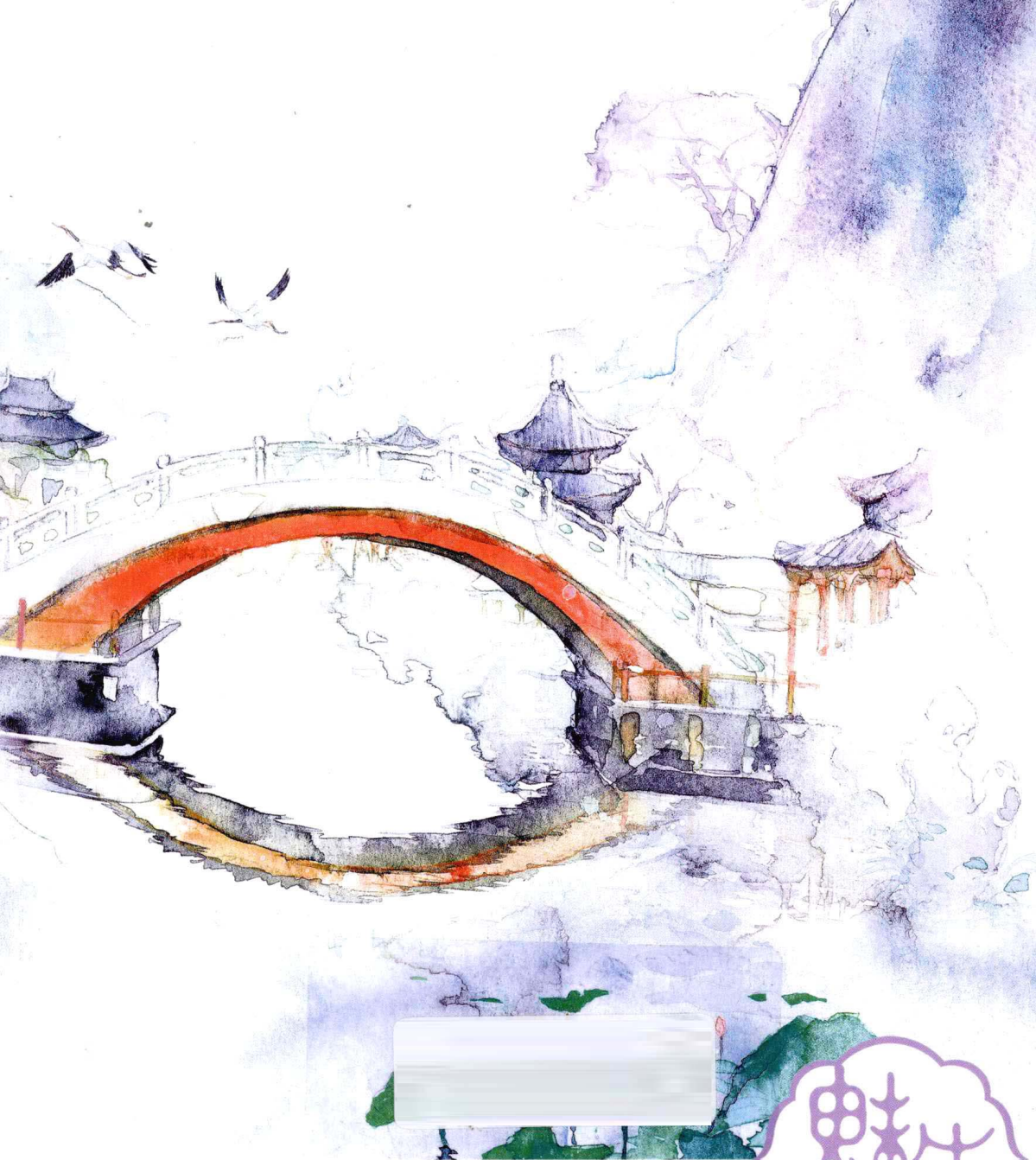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凤鸣卷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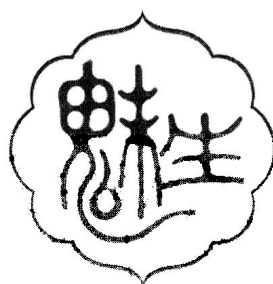
MEISHENG  
FENOMING

楚惜刀 著



花香午后，  
她罗衣素颜款款而来。  
这是宿命的相逢，  
锦上添花，  
才有了绝世无匹的芳华。





楚惜刀 著  
〔凤鸣卷〕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魅生. 凤鸣卷 / 楚惜刀著. —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 
2007.9 (2013.3重印)  
ISBN 978-7-80228-456-2

I. ①魅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48746号

## 魅生·凤鸣卷

---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楚惜刀

特约编辑: 暖 暖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封面绘图: 唐 卡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\*970 1/16

字数: 180千 印张: 16

版次: 2013年3月第2版 2013年3月河北第5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8-456-2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〔凤鸣卷〕

MEI SHENG  
FENG MING

CONTENTS 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眉妩            |
| 057 | 流云            |
| 143 | 闲歌            |
| 182 | 袖雪            |
| 244 | 小榭听香·第三炉香 龙涎香 |

## 眉 妩

「从今之后，我将不离你一箭之地。在你未曲  
婉媚如是承诺。  
此后轻红腻白，步步薰兰泽。」

## 乘鸾

侧侧在碎石小路上飞快地奔跑，她听见了瑟声。

疾奔中，一双菱纹绮履倏忽翻飞，髻发双髻下是婉丽跳脱的姿容。她穿了素白的鲛绡单衣，合领宽袖上细密缝制了扑花的彩蝶，与玉色百褶裙上盛开的素馨遥相成趣。周身服饰的劈丝配色皆是她一手操办，像自绘了丹青又淘气地从画中踏云而出，眼中有按耐不住的得意。

漫天萧骚的乐音应和着她的脚步，如冰花错落，簌簌地跌在心头。这声音就像一条游龙悠然徜徉于七窍，风吹声动，陡然间曳过一个音，平地里顿时掀了碧浪，串串碎珠飞溅颊上。瞬息间心境通明，万籁流转，她是被远远牵住了的纸鸢，一径往遥控的手那头栽去。

泛商流羽，泻徵鸣宫，能以五十弦的大瑟奏出这仙伦妙音的，只能是爹爹的好友——瑟艺超绝的阳阿子大师。

幽谷寂寞。寂寂谷中唯有侧侧与爹爹相依为命，纵把阖谷的花草虫兽做了伴，也逃不过黑夜里悄无人声的静谧。爹爹赏玩骨董、修习书画便也罢了，侧侧却是少年心性，一腔的贪爱新鲜无从打发。缠针弄线，没费心思就练成了眼花缭乱绣法；敷粉染面，张眼处只有苍藤青藓，又给谁人看去？

仅存的热闹，只在远客到访之时。

一弦一音。大瑟声声分明，悠如竹间飞雪，洒然希音；疾如嘶寒野马，蹄踏奔雷；空如雾锁银河，香飘幽岭；哀如暮烟凝碧，倚天长啸……九曲回肠，亦不够听这弹指之声。

手离弦之时，侧侧正跃进蕉叶门内，向抚瑟那人喊道：“阳阿子伯伯！”余音掠过少女娇怯的面容划向空中。阳阿子撇下他的宝贝古瑟，笑着起身高高地举起侧侧，阳光毫不吝惜地为她镀上了金色的光芒。

侧侧的笑一如山涧清泉，叮咚响过阳阿子的耳边。

“伯伯要多住几日，不能像先前两日就没影儿了！”侧侧挽了他的脖子撒娇。说来也怪，爹爹和阳阿子一般年纪，她对爹爹像对师父般毕恭毕敬，不敢稍有差错。相反，对难得来谷中的阳阿子，她总有千般要求，使尽小女儿家的手段。

沉香子含笑望着女儿。年过半百方得此女，娇宠得想把世间一切珍宝奉上。可惜妻子早逝，他精于诸多技艺，偏偏不识如何管教子女。不知觉中他成了巍然不动的两岸，而女儿是纵情流淌的水，沿了他宽厚的臂弯驰向远方。

阳阿子哈哈大笑，从莲衣中取出一只空竹。手轻轻一抖，空竹攀上了绳子疾转，嗡嗡地似群蜂轰鸣。侧侧欢喜不已，见阳阿子旋手一抛，空竹直飞数丈往半空里掠去，等急急下落，被他牵引了绳子捞住，复又鸣响不息。侧侧瞧得目眩神迷，惊叹中接过空竹，依样画葫芦摆于绳上。谁知手未动，空竹掉头往下，啪嗒落地。她不服气，缠了阳阿子学会了手势，专心致志地揣摩起来。

等侧侧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，沉香子若有所思地注视老友，又移目到他那张瑟上。黑色髹漆尽褪，古瑟黝亮的光色沉如乌木，这是阳阿子珍藏的十三张瑟中最好的“天籁”。如今大老远地抱瑟而至，想是为了告别。

蜿蜒伸向屋子的幽径，没过几日已长满杂草，野花扑簌簌开得旺盛。沉香子忽觉日子静得过了头，未免心生动念。当下起了个话题，问阳阿子道：“你上回说收了个徒弟，现下如何？可称心意？”他说话间有意无意地磨搓着双手，极力掩饰心中的羡慕。年过六旬，那双手依旧莹润如玉，像是日夜浸润羊奶的皇宫贵人，细致得不见一丝皱纹。

阳阿子点头，眼中一抹安定澹然的神色，“我没看错的话，明月说不定能青出于蓝。我总算找到人托付终生技艺，你呢？”

这山、谷、花、草，千年不变，一如沉香子隐居后的人生。他忧心忡忡地瞥了侧侧一眼，道：“我所学庞杂，自忖剑、书、画、易容四绝天下，可这妮子只学了些花拳绣腿，于剑道尚在门外徘徊，更遑论其他三绝。唉，荒山野岭哪里找得了传人，怕是……要把本事带进棺材里去了！”

树影婆娑，阳阿子望了地上斑驳的影子，叹道：“你隐居得太久，不如随我出去走走，或许，能在外边碰上根骨好的年轻人。”

沉香子抚着白须沉吟。他的样貌与三十余岁的壮年别无二致，除了一头银发与这把白须。有时侧侧问他为什么不索性都易容了，沉香子笑了答说，若没有这些白发白须，旁人会把他当成她哥哥。侧侧嘟了嘴说，有个哥哥没什么不好，何况这谷里根本没有旁人。

名将白头。沉香子一身绝技随了每年零落的枯叶长埋深谷，有时他甚至想过，如果昔日的仇家能寻到他，未尝不是一种刺激。但是，他隐居太久了，连仇家也早把他遗忘了罢。

“出去也好，见见那些老骨头，以后……日子不多了。”

他萧索的口气令阳阿子轻轻皱眉。空竹在侧侧手上吃力地翻转。古瑟凄怨无音，旁边一炷香暗哑地烧着，轻轻扔下一截香灰，粉身碎骨地摔在案上。

阳阿子笑道：“侧儿长这么大没出过门，一定乐坏了。”沉香子沉思良久，徐徐说道：“未成年之前，我不想让她出谷。”阳阿子记起老友在江湖上的恩怨，看着侧侧单薄的身躯，点了点头。

侧侧像是感应到什么，从地上捡起空竹，怔怔地望着两人。郁郁暑气从脚底蒸腾而上，蔓草般卷住了她的身躯。

那日之后，侧侧一人留在谷中。沉香子留下了充足的粮食，地里有现成的菜蔬，小妮子烧菜做饭很是拿手，没什么可担忧。临走时他迟疑地问女儿：“怕不怕？”侧侧摇头，只是拉着阳阿子的袖子，不肯放她心爱的伯伯离去。

沉香子知道女儿的花拳绣腿能勉强对付江湖中的寻常货色，加上谷中多少

安置了一些机关，略略放心。但他熬不过去的寂寞，一个小小女儿家又能熬得住吗？如今就让她独自一人，是不是太早了。思前想后，他抚着侧侧的头顶，笑道：“爹爹带个和你一样高的玩伴回来如何？”侧侧瞄了阳阿子一眼，像伯伯这样的玩伴似乎更称她的心意，摇摇头道：“给我带只小狗……嗯，两只就更好！我绣花的时候，它们也有个伴。”

父女俩用小指拉了勾，松开的那一刻，沉香子心头强烈地感到了犹豫。

离别对于侧侧更多的是喜悦。想到她心仪已久的马蜂窝、老鸽巢，想到曾寻到的秘径与幽洞，太多在爹爹眼皮底下不能做、不敢做的事情，终于有完成的一日。为了不让爹爹伤心，她兀自开心地笑着，向两位长者用力地挥别。这情形印在沉香子眼中别是一番感怀，使得他在踏上征程后许久不曾展颜。

载着阳阿子进山的牛车，缓缓驮了两人远去。斜阳映红了一山的野花，侧侧眉眼的笑意比晚霞更艳，撒开了足往山坡上奔去。这山谷如今是她一个人的，风吹在身上也是暖的，侧侧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等夜幕来临，爬在柏树上玩累了的侧侧忽地听到肚子咕咕的叫声，欢喜的神情于一瞬间黯然，她蓦地想起家里的冷锅冷灶，想起从今儿起就看不见爹爹，想到她是孤零零地陪着荒山野谷过夜，不断涌出的悲凉如夏虫呢喃，一点点啃噬她的心。

那夜，她什么也没吃，踉跄地跑回自己屋中，锁住门窗抱着膝坐在床脚边。然后，天慢慢就亮了。

侧侧醒来时，外面白辣辣的日头把整个山谷烧得热腾腾的。这让她心情大好，忘了昨夜曾经多么无助。略略整理了脸面，胡乱从厨房摸出一块硬烧饼，狼吞虎咽地就了水咽下。恣意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她拍拍手走出门，在岔路口想了想，今日权且去谷口看看，爹爹他们兴许会转回来也不一定。

行到谷口，她讶异地发觉那里真的停了一辆车，高鞍雕轮配了软烟罗帘子，两匹雪白的骏马像亲密的伙伴，低头相互碰触。她好奇地走过去抚摸，柔软的鬃毛比爹爹做的雪狐袄子更熨帖，双马温顺地蹭了她的衣袖，从鼻子中喷出暖暖的气，呵得她咯咯直笑。

眼前冷不防冒出一个体态修长的少年，离她咫尺，如半空生出的魅影，望了

她笑。侧侧吓了一跳，停住手，睁大眼盯着这从天而降的少年。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一惊之后，第一句寒暄，她没有问你是谁。这少年的面貌像生来就长在她心底，此刻只是重逢。她脱口而出，像是等了他很久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，爹爹的离开是为了他的到来。

少年笑嘻嘻地指了指天空，道：“我坐大鸟飞过来的。”

侧侧知道这两匹绝顶好看的马是他所有，微微有些嫉妒，她拦在马儿和他中间，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他。身披蓼蓝乘鸾纹绫锦襦衫，腰系银丝鸾带，脚蹬一双鹿靴，眉眼间镇定自若。他姿貌逸绝，看久了令人窒息，侧侧用尽力气挤出一丝笑，道：“你以为人人都是好骗的？我……可聪明了！”说完，面上窘得通红。

少年静静地一笑，侧侧恍惚看到了有如阳阿子抚瑟时的沉着自信。他慢悠悠走到一株松树后，将身子藏住了，探出头来朝她眨眼睛。诡异的神态，弯弯的笑眼，似乎预示了奇妙的事将发生。

侧侧一动不动地凝视他。也许就在那一瞬间，她心悸地预感到了未来，正如干霄树影遮挡中少年的身影，令她不可琢磨却无法不被吸引。牢牢地注视着他，侧侧听见自己嗔怪的声音飘在空气中，“你躲起来，想玩迷藏？”

少年缓缓从树后走出，双眼仍是弯弯的浅笑。但见他一身月白湖绸长衫，腰间悬垂一枚血玉髓鸳鸯佩，足下蹬了羊皮靴。若非他始终不曾离开过侧侧的视线，小丫头险些以为活见鬼，哪有人手脚如此麻利，变戏法般将周身服饰换过一遭。

侧侧倒退了一步，想到青天白日，定住脚步探手去摸他。

是活生生的人，并没有被她一触就隐去痕迹。少年只是笑，斜睨惊惶的侧侧，不做声地又要走到松树后去。侧侧一阵眩晕，连忙捂住了眼叫道：“你别吓唬人！我爹的易容术比这高明多了。”

他闻言脚步一停，笑容如妖媚的山花，认真地问：“哦，你爹懂易容术？”

侧侧一个劲点头，像是为了说服他，倒豆子般道：“会换衣裳有何稀奇？我爹眼一眨就换一张脸，这本事你就不会了罢！”

少年微涨红了脸，想了想道：“果然不会。”

于是，侧侧心血来潮地决定，要把他带回家随爹爹修习易容术。她和他一道坐上了那辆高头大马的车，拉车的骏马像是通人性，不用招呼就向前开动。侧侧大觉有趣，扯了缰绳东引西拉，居然连车带人一起回到了家。

一路像是踩在梦境里，花光浮泛，桑林竞秀。多年后，侧侧再不记得当初两个小孩子是如何驾了马车穿越盘纡隐深的山路，那一途如有神明护佑，直接将他们送入了谷中。回想起与他结识的经过，侧侧曾经问道：“当初你到沉香谷，本就是来找我爹学易容术的吧？害我巴巴地引你回家，上了你的当。”

他但笑不语，新月般的弯眉笑眼，依稀是当初少年的模样。

## 云鬟

捡回一个玩伴，侧侧心花怒放，忙不迭与他说话聊天，几乎想把从小到大的见闻都说给他听。她没问他为什么会在那里，只是很快知道他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紫颜。

“紫颜，你喜欢紫草么？”

“紫颜，陪我一起玩空竹！”

“紫颜，你的衣裳真好看，让我瞧瞧是如何绣的。”

“紫颜，你多大了？”

唯有问到年龄，紫颜就止了声，以她看来老气横秋的口吻说道：“我比你大很多，小丫头。”说完，他盈盈的眼里尽是笑，侧侧不服气地捶他一把，道：“装老！”

紫颜对侧侧喜欢的玩意一律兴趣阙如，最多在她谈到织衣绣花时，会熟稔地指出一连串复杂的纹样如何绣制，听得侧侧心驰神往。不甘心被他比下去，侧侧搬出爹爹寻常说的易容理论，得意洋洋摆开来指手划脚。这时紫颜敛了笑，换上庄重的神情，一丝不苟地听她吐露的每个字。

侧侧所知的易容术不过是调脂弄粉。如其他女儿家般为脸颊涂染香粉胭脂，

她在镜台前稍作打扮的工夫是有的，却无法做到爹爹要求的，每日打坐练气为了养颜，植花种草为了驻容，就连读书作画抚琴不过是在修习相术，色相声音皆是一张张面具。

沉香子自夸剑、书、画、易容四绝天下，但久而久之，所有绝技成了依附于易容术的外物。看似培养性情的癖好，在沉迷后渐渐转为易容的附丽，这使他逐步攀上了此道的高峰，亦让突然闯入的紫颜机缘巧合地站在他人难以企及的高点。

侧侧舌灿莲花，说得像模像样，紫颜忽地打断她道：“也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。”侧侧急了，想到爹爹不在，拿不出佐证会被他瞧低了，便不假思索地引着紫颜来到一口井边。

井如伏甃奇异地趴在屋前，紫颜眯起眼仔细揣度，在侧侧骄傲的笑容下开言：“井壁有古怪。”侧侧讶然道：“噢，你真聪明，它是我家藏宝贝的地方。”说罢，在吊水的轱辘上挂了一只铁桶，往井下沉去。

过了片刻，井底传来喑哑的一声闷响，井深三尺处的土壁上多出一人高的洞，幽幽不见其深。侧侧两手撑住井口，示意紫颜先下去，嘴角是期待他发窘的笑容。他稍一踌躇，瞥到侧侧的神情，叹了口气，一猫身子钻了进去。

洞中甚是开阔，略走两步，见到一条斜斜下倾的水磨石壁长廊，两旁光洁如镜，隐约映出人影。紫颜忘了侧侧跟在后面，信步往前走去，很快进了一间极大的石屋，门上挂了匾额，写的是篆体“洞天斋”三字。

满屋珠彩迷离，宝光斑驳，紫颜见了这些宝物神情澹然，就似看了一场荷色芙香。侧侧从他身后飘然而至，兀自炫耀地自夸了两句，回头望向伫立于屋中的他，心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这初来乍到的少年，是这些瓶罐坛壶的至交。

“这屋子里全是我爹收藏的骨董，爹说，看着它们就知道造物者的长相和性格，可是我才不信，明明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瓶子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人打造的呢！”她指了两只黑釉蓝斑瓷枕给紫颜看，“你看，爹爹和阳阿子伯伯各烧了一只，你能分出烧瓷的人是谁吗？”她停了停，撇嘴道，“除了他们俩，我看才不会有人分得清。”

紫颜眨了眼问：“他们俩谁烧瓷的技艺好些？”侧侧笑道：“你猜。”紫颜想了想，道：“你说的阳阿子伯伯是喜欢抚瑟的伯伯，是吗？”侧侧斜眼瞄他，“是。”把两只瓷枕反复看了几遍，确信瞧不出一丝破绽，才狐疑地道，“莫非你猜出来了？”

黑釉华灿流光，雷同的纹理，诡谲多变的刷彩。紫颜的手贴着冰凉的瓷器，凑过头去，像是在聆听划过胎体的乐音。

“两件都是那个伯伯烧的。”

“啊！你怎么知道？”侧侧不服气地跺脚，抓起紫颜的手。

如一尾狡猾的鱼，他轻易甩开了侧侧，神秘地微笑：“我猜你爹根本不会烧瓷。”

侧侧一怔，“你连这个也……”

紫颜撇下她，一人游走在藏库中。沉香子收了不少古时的器物，深深浅浅的颜色，青绿黄红，脆脆哑哑的声响，金银铜石。“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”紫颜逐个端详敲打，如奏笙簧，清音曼妙，数出五六件骨董来，不屑一顾地道：“全是赝品。”

侧侧不信，抢过来看，“若是赝品，阳阿子伯伯定会告诉我爹。”

听到这话，紫颜笑了笑，“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学易容。”玩味地看着双颊绯红了她，摇头，“嘿嘿，学了也白搭。”这世上纷扰的物相，岂是一颗单纯的心能看透。紫颜这样想着，被侧侧拿起一件赝品敲中了头。

这天晚上，紫颜吃饭时捂了头叫疼，侧侧趾高气扬地往嘴里扒饭，时不时斜睨他一眼。挨了打的紫颜叫疼像吆喝，每过一会儿应景似的大叫两声，他一叫，侧侧脸上欢喜的笑就止不住地溢出。

“你爹把宝贝藏在地下，是不想让人偷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反正那里玩捉迷藏倒是极好。今日你只瞧了洞天斋，里面还有几间屋子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慢慢去看就成了。”

“要是我过两天就住腻了呢？”

“我家里才不会住腻！这里可好玩了，而且，你不要学易容术吗？不许走。”

紫颜偷偷地笑，低了头拼命往嘴里扒饭。很清淡的素菜白饭，他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米也没落下。侧侧满意地把饭碗推给他，“饭是我做的，该你去洗碗。”然后，凝视他一双白瓷般玲珑的手，想了想，说得愈发坚决，“记得溪水在哪里吗？顺便拎两桶水，我要洗脸。”

紫颜收拾碗筷出门了，侧侧觉得有个人使唤真好。可当他的身影渐渐消失，她坐立难安，竟有些舍不得。“天太黑，他会不会迷路呢？”侧侧这样说着，开心地找到一个理由，兴高采烈地冲出门找紫颜去了。

月光下溪水潋潋，宛如一匹簇雪铺烟的砑光之罗。紫颜洗净碗筷，打好了水，独自坐在青石上望月出神。侧侧想开口叫他，却见银辉笼着他的全身，整个人就像欲破茧而出的蝶，正要扑翅远去。又如神仙剪了一个纸影，映了水鲜活开来，一旦被她喝破，会还原成一纸空白。

侧侧犹疑着望了一阵，返身回屋。她这才想到，究竟他来自什么地方，是什么人？

然而这个疑问，始终没有答案。

“侧侧，不如，你教我易容术？”

与紫颜相处三天后，侧侧听到了这句请求。他说话的语气，像是侧侧堆了一地珍宝给他，而他挑三拣四勉强选了一样。侧侧懂些易容术的皮毛，自忖对紫颜有嚣张的本钱，闻言点头，“我教你，拿什么谢我？”

一层迷濛的笑意如蜻蜓点水，从紫颜脸上漾开，他呵呵笑道：“以后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可好？”侧侧听见心中擂鼓般跳个不停，咚咚，咚咚。以后，和这个少年会有以后吗？他诚挚的双眼一如望月时的清澈，侧侧不禁轻叹了一口气，伸出小指勾在他的小指上。

两人依旧钻入井中。沉香子的药房叫“安神堂”，侧侧翻出药格子里盛的黄精、白术、灵芝、玉竹、鹿茸、天冬、人参、槐实、茯苓、地黄……这些驻颜益寿的药物叫紫颜辨认。紫颜过目不忘，只看了一遍就尽数记得，令侧侧怀疑他本就谙熟此道。她大为不服，抛出一部《本草经》，叫紫颜花心思去背。等她转身回房做好了午饭，紫颜笑眯眯地把书丢还给她，一字不漏地通篇背诵一遍。

侧侧再不敢小觑这个少年。

两人无忧无虑地度着日子，不知世间时日。紫颜修习易容术之快，常让侧侧觉得不可思议，只能嘀咕一声“妖怪”，平息心头的震撼。

有一日清晨起身，侧侧蓦地看到她的镜台前坐了一位绝色少女。听到侧侧的动静，那少女回过头来，雾霭空漠的笑眼里，盛了一双灵动的琉璃珠子，如磁铁勾住了她的心。一袭妖艳的龙绡绣衣，恰到好处地掩映曼妙的身形，只见如云的影子慢慢浮近了，那少女美得叫人心疼的声音霍地飘进她耳中：“喂——”

云鬓下的俏面，赫然有熟悉的眼神。侧侧依稀觉得该认识这少女，但她仙音般的语声却是闻所未闻。恍如睡梦初醒，少女咯咯地笑道：“怎么，今日不出去玩吗？”

侧侧想，一定是遇上了天上的仙女，任由她的玉石之手拉着，往门外走去。她的手好清凉呵，就像掬了一捧沁凉的泉水，指缝里丝滑娟柔。侧侧乖顺地与她到了外面，见她歪了头，捡起地上的空竹，道：“我们来抖空竹吧！”

侧侧毫无异议地陪着她，见她神乎其技地把玩空竹，飞腾、掠空、扑展、承接、高悬、疾转，每个动作匪夷所思，又妙舞翩然，仿佛一不小心会随空竹飞逝而去。侧侧忍不住轻呼起来，想，紫颜这小子跑哪里去了，看不到这般女子，回头定会抱憾不已。

少女见侧侧发呆，停下来把空竹递了过去。侧侧羞惭地玩了一会儿，见空竹懒散地掉在地上，也就不再坚持。少女捡起空竹，笑道：“其实你的手法都对，就是没有恒心。”

没有恒心。侧侧想到爹爹叫她学的各种技艺，每一样皆是浅尝辄止。唯独织绣像是生来就懂，一学就会，稍许让爹爹安了心，觉得她并非一无是处地成长。但是她的从无迷恋之物，没有能让她执著向前的目标，一遇到挫折就轻易放弃。阳阿子伯伯送的这只空竹，好歹玩了十来天，可她的动作一如初时的青涩。

这短处被爹爹教训过多回，每次都是耳旁的风，单单从这少女嘴里说出来，令侧侧分外愧然。差不多是同龄吧？侧侧怯怯地问：“姐姐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女转过脸，笑道：“你叫我姐姐？”

“难道是……妹妹？”

直勾勾地盯紧那少女的一颦一笑，等到她笑呵呵地道：“我服了你爹的落音丹。”侧侧突然记起，昨夜跟紫颜说过，爹爹的落音丹分八十一种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声音可随心改变。

这天仙般的少女竟会是他。

无暇计较他的戏弄，侧侧恍然记起小时屡屡被爹爹骗过的事实。可这少年仅听了她的只言片语，就能如此巧手感人，她一时惊奇到不能言语。如果他是爹爹的女儿，爹爹也就无须再远行了吧？

吞下侧侧递来的“还音丸”，紫颜恢复了自己的腔调。侧侧难以置信地目睹他拭去脸上的脂粉膏泥，现出如假包换的男儿身躯。她由震惊慢慢地转为了崇拜，直觉中甚至怀有一丝畏惧，那娇艳无匹的容颜一直留在她心底，以致于再次看到紫颜的面容时，她觉得别有光彩。

那是一种天赋的容光。